

CHALOT

par

PHILIPPE SOUPAULT

傅雷譯

卓別麟創造的英雄

夏洛外傳



自己叢書之一

卓別麟創造的英雄

夏 洛 外 傳

法國 PHILIPPE SOUPAULT 著

傅雷譯

1933

自己出版社印行

卷頭語

在這個哭笑不得的時代，「幽默」成了文壇底風氣；利用這空氣，趕快把「夏洛」出版。這自然是投機。適應時代叫做思想前進，投機却是偷雞，却是取巧了。然而祇要取巧而與人無損與己有益，即是投機又有何妨？

夏洛既曾予我以真切的感動，一定亦會予人以同樣的感動；夏洛曾使卓別麟致富，一定也會替我掙幾個錢：這便是我所謂與人無損與己有益。

然而夏洛底命運，似乎迄未改善。這本書已經碰了幾家書店經理底釘子，因為不是因為夏洛缺少紳士氣，便是因為他太孤獨了，出版之後不能引人注意（如叢書之類）。於是我決計獨自把他來誕生下來。「自己叢書」說是我自己的叢書固可，說是夏洛自己的叢書亦可，說是讀者自己的叢書更無不可。這一本便是叢書的第一部。

二十二年七月付印時譯者

譯者序

「夏洛是誰？」恐怕國內所有愛看電影的人中沒有幾個能回答

大家都知有卓別麟而不知有夏洛，可是沒有夏洛(Chalot)，也就沒有卓別麟了。

大家都知卓別麟令我們笑，不知卓別麟更使我們哭。大家都知卓別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電影明星之一，而不知他是現代最大藝術家之一。這是中國凡事認不清精粕與精華（尤其是關於外國的）的通病。

「夏洛是誰？」是卓別麟全部電影作品中的主人翁，是卓別麟幻想出來的人物，是卓別麟自身的影子，是你，是我，是他，是一切

弱者的影子。

夏洛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浪人。在他飄泊的生涯中，除受盡了千古不變的人世的痛苦，如譏嘲，嫉妬，輕薄，侮辱等等以外，更備嘗了這資本主義時代所尤其顯著的階級的苦惱。他一生只是在當兵，當水手，當掃垃圾的，當旅館侍者，那些「下賤」的職業中輪迴。

夏洛是一個現世所僅有的天真未鑿，童心猶在的浪人。他對於世間的冷嘲，熱罵，侮辱，非但是不理，簡直是不懂。他澈頭澈尾地不瞭解人類傾軋凌轢的作用，所以他吃了虧也祇知拖着笨重的破靴逃；他不識虛榮，故不知所謂勝利的驕傲；其不知抵抗者亦以此。

這微賤的流浪者，見了人——不分階級地脫帽行禮。他懂得惟有這樣才能免受白眼與惡打。

人們雖然待他不好，但夏洛並不憎恨他們，因為他不懂憎恨。他

祇知愛。

是的，他祇知愛：他愛自然，愛動物，愛兒童，愛飄流，愛人類，只要不打他的人他都愛，打過了他的人他還是一樣地愛。

因此，夏洛在美洲，在歐洲，在世界上到處博得普遍的同情，一切弱者都認他爲唯一的知己與安慰者。

他是愁，傻，蠢，真，——其實這都是真的代名詞！因此他一生做了不少又愁又傻又蠢而又真的事！

他餓了，飢餓是他的同伴，他要吃，爲了吃不知他挨了幾頓黑打

他餓極的時候，也想發財，如一般的人一樣。

也如一般的人一樣，他愛女人，因此做下了不少在紳士們認爲不雅觀的笑話。

他飄泊的生涯中，並非沒有遇到有飯吃，有錢使，有女人愛的日子，但他終於捨棄一切，回頭去找尋貧窮，飢餓，飄泊。他割棄不了牠們。

他是一個孤獨者。

夏洛脫一脫帽，做一個告別的姿勢，反背着手踏着八字式的步子又望不可知的世界裏去了。

他永遠在探險。他在舉動上，精神上，都沒有一刻兒的停滯。

夏洛又是一個大理學家，一直在做夢。

「夏洛是誰？」

夏洛是現代的鄧幾梟脫 Don Quichotte。

夏洛是世間最微賤的生物，最高貴的英雄。

夏洛是卓別麟造出來的，故夏洛的微賤就是卓別麟的微賤，夏洛的偉大也就是卓別麟的偉大。

夏洛一生的事跡已經由法國文人兼新聞記者菲列伯蘇卜(Patrice Souppault)，以小說的體裁，童話的情趣，寫了一部外傳，列入巴黎北龍書店(Librairie Plon, Paris)的「幻想人物列傳」之三。

去年二月二十二日巴黎L'Intransigeant夜報載着卓別麟關於夏洛的一段談話：

「啊，夏洛！我發狂般愛他。他是我畢生的知己，是我悲哀苦悶的時間中的朋友。一九一九年我上船到美國去的時候，確信在電影事業中是沒有發財的機會的；然而夏洛不斷的勉勵我，而且爲我掙了不少財產。我把這可憐的小流浪人，這怯弱，不安，挨餓的生物誕生到

世上來的時候，原想由他造成一部悲愴的哲學 (Philosophie Pathétique)，造成一個諷刺的，幽默的人物。手杖代表尊嚴，鬚鬚表示驕傲，而一對破靴是象徵世間沉重的煩惱！

「這個人物在我的心中生存着，有時他離我很近，和我在一起，有時却似乎走遠了些。」

夏洛在城市之光裏演了那幕無聲的戀愛劇後，又不知在追求些甚麼新的 *Aventure* 了。但有一點我敢斷言的，就是夏洛的 *Aventure* 是有限的，而他的生命却是無窮的。他不獨爲現代人類之友，且亦爲未來的，永久的人類之友，既然人間的痛苦是無窮無盡的。



卓 別 麟 與 夏 洛



手杖代表尊嚴，胡鬚代表驕傲，
一對破靴象徵世間沉重的煩惱。

夏洛外傳

目次

封面	大熊工商美術社製
卷頭語	
譯者序	
第一章	淵源
第二章	城市之焰
第三章	飢與渴
第四章	大自然生活
第五章	人的生活與狗的生活
第六章	回聲

第七章 世界最大的城

第八章 紐約

第九章 戰爭

第十章 鏡

第十一章 非時間，亦非空間……

第十二章 愛情與黃金

第十三章 微笑的影子

第十四章 永恆的星

第十五章 終局

插圖

一、卓別麟與夏洛

二、手杖代表尊嚴，鬍鬚表示驕傲，一對破靴象徵世間沉重的煩惱。

三、紐約，自由神的像

四、一個牧師的影子

夏洛外傳

第一章 淵源

夏洛到底生在什麼地方，誰也不知道。有人說他生在倫敦大霧的那天，也有人說他在明媚的春天生在華沙附近的佃戶人家，另外還有許多城市，都要爭道是夏洛的故鄉以爲榮。也許他在某一個黃昏薄暮中從雲端裏降下來的吧？

夏洛小的辰光，人家把他送到學校裏去。但是那個胖胖的老師，拿着可怕的戒尺，却不歡喜他，老是把夏洛當做頑童看待。於是夏洛決計逃走了。他焦灼地等着夜的來臨，一待天黑，就把書包望棘林叢裏一丟，折着一枝榛樹幹，逕上大道。他回頭來看見燈光照耀着的兩

扇窗子，這是他父母的家。他向牠做一個告別的手勢，又把他的狗撫摩了一會。就在黑夜裏閉着眼睛走了一夜。他從來不敢望黑影裏去，因為他怕那在黑暗中神怪的生物。人家常常和他講起吃孩子的狼，可怕的鳥，和殘忍的熊，……走了幾公里之後，他睜大眼睛，只見周圍是一片平原，頭上是無垠的青天，他舉首望見數百萬的星星，快活地閃耀着，似乎在歌唱。黑夜麼？夏洛從沒有見過，聞到，與呼吸過，他也從沒感到夜和夜的同伴——寒冷之苦。

夏洛只顧對着新發現的一切出神。靜寂包圍着他，使他害怕。他要奔波的世界，似乎顯得無窮地大，而且是美妙非凡。他這樣地望前走着，一個人走着，自由自在，一些也不害怕，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悅。就在這第一夜，夏洛覺得流浪者的靈魂，在他心頭覺醒了。

那時候，天中間挂着一顆雪白的月，有時好像是一個圓圓的大頭

顯在微笑，有時好像是一頭可愛的動物，有時似是一滴大水珠；……儘自在蒼穹溜，滑。

夏洛暗暗地自許爲她的朋友。

月亮，靜悄悄地，照例用着她照在大路上的最美最忠實的白光來回答他。她走在夏洛前面，因爲夏洛見着黑影還有些害怕，而且還有蹴着石子跌交的危險。

星星們也伴着他。她們彷彿擠着小眼在唱：「我們在這裏，無數的我們，都是你永久的朋友。」夏洛聽着那些許願，走着，提起着脚尖，惟恐踏破了他的新朋友——月光。

夏洛已不再害怕了。從今以後，夜變成了他的朋友，黑黯裏的居民，守着靜默，他們都願做他的忠僕；那些用桤枝做出可怕的姿勢的樹，在晚上還可以變做強盜，變做野獸或魔鬼的樹，却和氣地爲夏洛

引路，請他在疲乏的時光，把頭靠在牠們的身上。

夏洛躺下來，閉着眼睛，睡熟了。呼呼的風奔騰着，狂嘯着，吹着冷風；但經過夏洛身旁的時候，却悄然地飄過去了，唯恐驚醒他的好夢。忠實的月光在床頭陪伴着他，做着爲一切兒童所親愛的女護士。

在夏洛好夢正酣的時光，夜漸漸的隱去了。星星一個一個地熄滅，月光也在幽默中不見。

走了長路的夏洛睡得正熟。

忽然，他覺得手上觸着一縷暖氣，以爲是他的狗在舐他的手，不料是一道陽光。夏洛揉着眼，記起他昨夜的逃亡。他望望周圍，只見灣灣曲曲的大道在田野中穿過；回頭來看見是一個大森林。他睡在森林腳下。